



〔法〕亨利·佩律肖·著 胡宗泰·译

5.7

现代绘画十人

四川美术出版社

K815.7
36
2

从马奈到路阿

现代绘画十人

〔法〕亨利·佩律肖 著
胡宗泰 译

四川美术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六月

Henri Perruchot:
de Manet à Rouault
Dix grands Peintres

Edition Gautier-Langerau

责任编辑：刘治贵
封面设计：许大成

现代绘画十人

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4.875 插页10 字数87千

1986年8月第一版

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550册

书号：8373·715 定价：1.15元

目 录

引 言.....	1
第一章 爱德华·马奈——现代绘画之父.....	7
第二章 卡美尔·毕沙罗.....	18
第三章 奥古斯特·雷诺阿——生之欢乐.....	30
第四章 保尔·塞尚——不可思议的人.....	48
第五章 保尔·高更——高傲的野蛮人.....	63
第六章 文桑特·凡高——神秘的经历.....	76
第七章 杜阿尼埃·鲁梭.....	90
第八章 莫迪里阿尼	106
第九章 莫里斯·郁特里洛——一个蒙马特尔人	119
第十章 乔治·路阿——永远不满足的人	135
法兰西画坛年表（1824—1958）	147
图版目录	

引 言

我在本书中介绍的十位画家，在现代艺术史上都占有显赫的地位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重要，意义深远；也由于他们的个性具有强烈的吸引力。这些画家对我们的影响很大。在造就我们这时代的敏感性方面，他们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十人之首是爱德华·马奈，《草地上的午餐》和《奥林匹亚》的作者。为什么马奈位居群龙之首呢？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说，现代绘画史是从他开始的。马奈生活在第二帝国到第三共和国初期这一历史阶段，当时的画坛，正是学院派的一统天下。长期以来，现代绘画是一种“该死的”绘画。马奈不得不奋斗终身以求获得官方沙龙的承认，他的作品曾经屡次掀起轩然大波。马奈的一生充满离奇的遭遇，他确实是现代绘画史上第一位英雄人物——尽管他本人不愿以此自居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以后会谈到。

除此之外，还因为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前，就有一群画家聚集在他周围。1874年，人们称这些画家为“印象派画家”，其中有克洛德·莫奈、卡美尔·毕沙罗、奥古斯特·雷诺阿、爱德加·德加、保尔·塞尚、贝尔特·摩里索和阿尔弗莱德·西斯莱等人。

从那时起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画派相继产生，并且蓬勃地发展起来。有哪些画派呢？毋庸置疑，在本书正文开始之前，简单扼要地重提一下主要的画派，不是没有用处的。

1886年是现代绘画史上颇为重要的一年。确切地说，印象派并不是一个画派，而是一群对学院派深恶痛绝的画家的组合。他们奋起反对学院派，在死气沉沉的绘画前展出生气勃勃的美术作品。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，他们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不懈的斗争。他们之间意见也不统一，以致不久便分道扬镳，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。最为明显的例证是，塞尚、雷诺阿、莫奈和西斯莱都没有参加1886年举办的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印象派画展。

1886年是承前启后的一年。绘画艺术已经进入了新时期。

1886年，乔治·修拉展出了《大碗岛的星期天》，这幅画是点彩派的杰作。凡高来到巴黎。1883年脱离了交易所的高更，这年第一次去了布列塔尼半岛的阿旺桥。也是在1886年，诗人让·莫里亚在《费加罗报》上

发表了《象征主义宣言》。这件事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文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：1890年，高更被加冕为“象征派绘画”的创立人。

高更和纳比派^①画家。莫里斯·德尼有一天写道：“十九世纪举世瞩目的画家，七十年代是马奈，九十年代是高更。”

这话说得非常正确。自1886年起，高更在阿旺桥俨然成了画坛班首。两年以后，他在阿旺桥的爱之园给朱利安美术学校的学生保尔·塞律西埃上了一堂绘画课。在高更的指导下，塞律西埃在烟盒上飞快地画了幅小风景画。塞律西埃将这幅画称为“法宝”，将它携回巴黎，偷偷地给朱利安美术学校的几个同学看。不久，纳比派（Nabi）便问世了。

在希伯来语中，nabi这个词的意思是“预言家”。我们不知道塞律西埃和他的朋友们为何要取这样一个名称。据我们所知，许多纳比派画家都是画风晦涩，喜爱希伯来语那样的特殊表达方法。这个画派包括一些风格迥异的画家，如莫里斯·德尼、杜阿尔·维亚尔、比埃尔·波纳尔，以及克一斯·鲁塞尔等。

这一画派的特点也正和印象派一样，与其说是一种主义，不如说是一种思想。莫里斯·德尼写过一些评论性文章，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这一画派的理论家。他的名

^① 又译作“独立派”。

言是：“要记住，画布在画上战马、裸女或某个故事之前，实质上只是涂满按照一定次序调和起来的颜色的平整表面而已。”又说：“一切艺术作品，都是调换位置，都是感觉的情感等同物。”

塞尚。如果说纳比派画家是受到高更影响的话，那么他们同样也深受塞尚的影响。

多年以来，这位埃克斯绘画大师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。直到1895年画商昂布鲁瓦兹·伏拉尔为他举办了令人难忘的画展以后，广大观众才知道塞尚其人。

从这时起，他的影响不断增大。1900年，莫里斯·德尼画了幅《向塞尚致意》，此画后为年青作家安德烈·纪德购去。

野兽派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另外一些艺术探索也成熟了。首先是自十九世纪末便在酝酿之中的野兽派。

从1905年到1907年，野兽派画家风靡一时。这一画派的成员大都是居斯塔夫·莫罗画室的学生，有马蒂斯、马尔盖、夏都的画家弗拉曼克和德兰、勒阿弗尔的画家布拉克、拉乌尔·迪菲和奥东·弗里茨，以及荷兰人凯·凡·东让。这群画家喜欢用纯色作画。照德兰的说法，红、白和绿色颜料管到了他们手里，就象成了“烈性硝甘炸药筒”，用起来很快。

立体派。与此同期，还产生了立体派。立体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毕加索、布拉克、费尔南·莱热和朱安·格里斯。

初期立体派深受塞尚的影响。毕加索在1907年所绘的《阿维尼翁的少女们》，风格酷似塞尚的《一群女沐浴者》，便是说服力很强的例子。

立体派的理论是怎样的呢？他们的态度总是非常谦逊的。乔治·布拉克说：“对我来讲，立体主义，或者说我的立体主义，只是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创造出来的一种方法，目的是让我这样的平庸之辈，也能绘画，跻身画界。”实际上，立体派试图解决绘画的重大难题之一，即怎样在平面的画布上表现具有三维的外部世界。

立体派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。最典型的例子，是1912年画了幅《粘起来的纸张》。

我还没有提到土鲁斯-劳特累克。不过劳特累克是一位“情况”特殊的绘画大师，因而影响有限。（如毕加索初期作品便打上劳特累克的烙印。）

同样的情况还可以举出莫迪里阿尼、路阿（虽然他参加野兽派画展）、郁特里洛，也许还有杜阿尼埃·鲁梭。当然，鲁梭常被视作天真派绘画大师；可是他真是那么头脑简单么？我就不相信。

事实上，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具有鲜明的特性，常常处在各种艺术潮流之外。

从表现主义到抽象派。关于这一点，文桑特·凡高不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显著例子么？尽管野兽派画家深受他的影响，他却来自表现主义。这种表现主义在

德国某些艺术团体里得到充分的发展，如1905年在德累斯顿组成的桥社和1911年在慕尼黑创立的青骑士画社。

青骑士画社有两名重要人物，一个是俄国人康定斯基，另一个是瑞士人克利。

我们从表现主义谈到了抽象派。

现代绘画史还在继续谱写下去……

第一章

爱德华·马奈 (Edouard Manet)

——现代绘画之父



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绘画作品，都没能象爱德华·马奈的《草地上的午餐》和《奥林匹亚》那样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。

1863年在著名的“落选者沙龙”展出的《草地上的午餐》，1865年在官方沙龙展出的《奥林匹亚》，这两幅画都引起了世所罕见的轰动。观众们在这两幅画前，不是哈哈大笑，便是挥动拳头；整个新闻界也对之进行猛烈的抨击。阿梅岱·康塔卢

勃在《大报》上撰文评论《奥林匹亚》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场面，真是无耻到了极点。”

而现今，《草地上的午餐》和《奥林匹亚》已与马奈其它三十一幅作品一起陈列在卢佛尔宫绘画馆里。

马奈、塞尚、高更和凡高已成为举世闻名的四大现代画家。1958年，他的一幅画《彩旗飘扬的伯尔尼街》在伦敦拍卖市场上售价高达十一万三千英镑，折合一百三十万法郎^①。

在这段时期里，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
马奈以他深刻的经验教训和典范性的作品，使他所处时代的绘画艺术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他所进行的革命影响深远。一切现代艺术都可追溯到这场革命。马奈确实是现代绘画之父。在马奈以后，人们不再象在他之前那样绘画了。

马奈于1832年1月23日生在巴黎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里。他童年时代就酷爱绘画。但是，当他鼓足勇气向家里提到他想当画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，一个严峻的官吏，却责令他选择一项“正当的”职业。马奈决定当一名海员。十六岁那年，他上了一条勒阿弗尔——瓜特罗普岛航线上的实习船，随船去了一次里约热内卢。

那还是帆船时代。旅行的时间既漫长又枯燥无味。回到法国后，年青的马奈就不想在海上度过一生了。他

^① 原注：以1965年法郎值折算。

难以抑制当艺术家的愿望。家里人理解他的心情，最后作出了让步。父母亲让儿子到当时遐迩闻名的《衰败时代的罗马人》一画的作者托玛斯·库图尔的画室学习。

那时搞艺术并不象今天这样容易。那时几乎没有什么美术陈列室，只有一个由美术学院控制的官方沙龙，定期展出绘画作品。显而易见，所有年青画家都希冀能在官方沙龙展出作品。沙龙设有评判委员会，负责挑选值得展出的作品，并颁发奖赏和奖章。奖赏和奖章共分三等。

评判委员会挑选严格，只接受因循守旧的美术作品。一幅画只要稍微偏离学院传统，就会被拒之门外。评判委员会的委员们这么严厉，这么无可通融，当然是受到当局支持的。拿破仑三世的首相瓦莱维斯基伯爵1861年曾对评判委员们发表谈话说：

“负责文学艺术运动的人们，必须英勇顽强地和离经叛道者进行斗争；即使这些离经叛道者深孚众望，为误入歧途的民众所支持，也要与之斗争……先生们，大胆地干吧！……”

评判委员会严格遵循这一命令。1863年，即拒绝《草地上的午餐》入展的那一年，评判委员会同时还摈斥了二千八百幅美术作品。

马奈是一个尊重传统的年青人，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做个革新派画家。恰恰相反，他想过的是循规蹈矩

的生活。他渴望获得奖章和荣誉勋位。也许有一天，马奈会走运，能进入美术学院，谁知道呢？

但是，爱德华·马奈无法满足学院派的要求。他具有强烈的绘画敏感性，以致他不能容忍学院派的那种僵化，那种虚假。他初入库图尔画室学习时，就毫不犹豫地批评他的老师及其绘画理论，显出他独特的个性。

“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，”他说，“我在这里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。光是虚假的，暗也是虚假的。每当我走进画室，我总觉得我好象是走进了坟墓一样。”

确实，马奈具有双重性格。先来看外表的马奈，他完全是一副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大资产阶级纨绔子弟模样：头戴高礼帽，手持手杖，经常出入大街上的豪华商店，是巴德和托尔托尼咖啡馆的常客。

诗人泰奥多尔·德·邦维勒写过这样的诗句：

“马奈先生，天性快乐，无忧无虑；

目光敏锐，微带笑容，倜傥风流，

头发金黄，美髯一如，阿波罗神，

总而言之，翩翩公子，确实迷人……”

人们一般只看到马奈“资产阶级”这一方面。但是，他身上还有另外的一方面。就某种程度而言，这另一方面却阐明画家的性格和他一生中的种种矛盾。我们从他母系亲属关系上看到了他这神秘的另一方面，下面用他外祖父富尼埃的冒险故事来具体说明。

许多传记都说这位富尼埃先生是个外交官，在拿破仑时代，曾以外交官身分帮助贝尔纳多特登上瑞典皇座。实际上，富尼埃从来就没有做过外交官。他起先在勒阿弗尔，后来在瑞典的哥德堡经商。1810年瑞典事件发生时，他正破产。这时他结识了贝尔纳多特。他施展伎俩将后者的候选人资格强加给瑞典国民议会。他自称是帝国政府的代表，断言“法国皇帝和全法国将乐意看到贝尔纳多特被指定为唯一的皇太子”。从这个时候起，贝尔纳多特在皇太子候选人人选方面便独占鳌头。

这一行为受到严厉的评判。帝国政府外交部长说：“我不能相信，这个人会恬不知耻地自称负有某种使命……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降格以求，委任这样一个人去贯彻其意图。”

知道这一情况，对了解马奈是非常重要的。马奈具有更为复杂的返祖旧习，是我们万万料想不到的。这样，他天性中“马奈”这一方面和“富尼埃”这一方面结合起来，便解释了马奈作为艺术家和普通人的双重性格。“马奈”这方面的表现是，他讲究穿戴，经常在繁华的闹市游荡，屡遭挫折却依然执拗地追求荣誉、美好的生活和“高官显爵”；“富尼埃”这方面的影响是马奈喜欢冒险。

最令人奇怪的是，马奈涉世之初就在官方沙龙取得辉煌的成功。1861年，评判委员会接受了他的《西班牙吉它弹奏者》，并授予他一枚奖章。可是两年后，当1863

年马奈展出《草地上的午餐》时，却引起一番激烈的争论。

这时期，学院派画家还在用褐色颜料画着色调很暗的图画。这些画家画来颇为得心应手，能在明暗之间使层次分明。可是马奈却使用鲜艳的色调，不受清规戒律约束，并且大胆地作色彩的对比。此外，他所选择的绘画题材还与他的“现实主义”有冲突。他画的《草地上的午餐》便是从卢佛尔宫所藏乔尔乔内的《乡村音乐会》得到启发，于是批评界指责马奈“用丑恶不堪的现代法兰西服装代替威尼斯优美的服装”。可笑的现代主义，真是侮辱人啊！

马奈以为这是一场误会。当然，他错了！两年以后，1865年，《奥林匹亚》引起了更激烈的风波。

从此以后，一切都完了。观众也好，批评界也好，都将马奈看作是个一心想别人捧场、哗众取宠的画家；为了吸引世人的注意，他会绞尽脑汁标新立异。评判委员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他的作品。1866年拒绝了《吹笛的男孩》，1876年没有接受《衬衣》和《艺术家》，1877年又将《娜娜》拒之门外。马奈成了一个“惹是生非者”，一个“滑头滑脑的家伙”。画家汲汲于名利，渴望奖章和荣誉，一心想得到世所公认的成功；可是事与愿违，命运与愿望完全背道而驰！

关于《奥林匹亚》的争论，使马奈的声名大振，他这时才三十五岁。此事过后，有一批非常憎厌官方沙龙的

年青画家，常和马奈相聚在巴蒂尼奥尔的盖尔布瓦咖啡馆。这批年青的画家中有爱德加·德加、弗雷德里克·巴齐耶、卡美尔·毕沙罗、保尔·塞尚、克洛德·莫奈以及奥古斯特·雷诺阿……。一天晚上，塞尚在这里将自己的朋友，一个才成名的作家介绍给马奈，他就是爱弥尔·左拉。1866年春天，为了维护《奥林匹亚》作者的利益，左拉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论争。左拉说道：“马奈将在卢佛尔宫占一席之地。”不难相象，这种预言在当时遭到怎样的嘲笑和反对！

人们讽刺地称盖尔布瓦这批画家是“马奈帮”，是“巴蒂尼奥尔派”。他们在绘画史上却另有称呼。1874年，他们举办第一次同人画展时，克洛德·莫奈展出了一幅海景画，题名《日出·印象》。人们就戏称这批画家为“印象派画家”。喜欢学院派“完美细腻”风格的批评家认为，这些极喜运用光的作用和鲜艳的色彩的印象派画家们，比马奈画得还要糟糕。

《吹笛的男孩》的作者，而今成了一名“不由自主的革新派画家”了。

他对这一点是既满意又不满意。他心灵深处依然渴望着官方的认可。因此，他对“马奈帮”的画家态度暧昧，模棱两可。一方面，他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，对他们极其慷慨；另一方面，却又顽固地拒绝参加他们的画展。他最讨厌被人称为“印象派画家班首”。

当然，新闻记者和社会新闻栏编辑对马奈这种小心